

閒談舞和踢踏

—草世木—

最後一個暑假，本來想找一種好運動，練練身體，諸如游水打網球之類。奈何偉大的台大，游泳池遲遲不招標，明年暑假有沒有份還是個未知數；東門游泳池的水色不敢領教，兒童樂園游泳池又太貴，陽明山和海濱又太遠，又弄不到機關學校的游泳證，長期的游水計劃就此打消；再說打網球也不錯啊！嘿！好的網球拍七八百塊錢，像咱們這種無「產」階級（只消費，不生產），舊報紙物理書賣不了幾文錢，於是這件事兩拖三拖又耽擱下來，倒是一下子心血來潮，學起踢踏舞來，現在已是中級階段，雖不能說小有成就，但是騙外行人的眼睛耳朵倒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講起跳舞，是有許多人不能舉雙手贊成的，事實上現在的衝浪，阿哥哥與非洲土人的與鼓跳躍比較亦相去不遠，也無怪乎紳士淑女們不肯「復古」了；不過我想也沒有幾個人會在看了土風舞所表現的熱情風格，芭蕾舞的優美姿態後回來難過得睡不着覺吧！人的生活離不了生活情趣的調劑，那怕是工作之餘散散步也好，音樂給了我們節奏和韻律的美；靜態的雕塑繪畫書法給了我們彩色線條的美；而舞却能綜合韻律線條美的優點，更加以動態的活力，所以我們可以說「舞」是一種美和心情的表現，舞要跳得好也和音樂繪畫一樣難，並不是三分鐘速成，是人都會跳的阿哥哥就能代表的。

舞的種類繁多，不知道有沒有計算過，本人對此沒有什麼研究，不敢胡言亂道，就我們所能想見的便有表示禮儀的八佾舞、宮庭舞，高貴典雅的探戈、華爾滋，如癡如狂的阿哥哥，校內准跳的土風舞，表現光色線條畫面的現代舞、芭蕾舞——舞台舞等等，當然那些容易學，跳起來好看的舞，學的人多，跳的人多，真能表現美的流傳下來，扭扭、衝浪，阿哥哥則不易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踢踏舞（Tap Dancing）不知是屬於那一支，沒有好好問過老師，不過在國外不僅被認為是一種高尚的舞藝，也是一種運動和神經肌肉的訓練。在大陸上國立中央大學的體育系內，踢踏舞被列為課程之一，現在在台灣跳踢踏舞的人很少，有些人會也不一定願教，也有一些人學得半途而廢，電視裏面（非電視電影）跳的踢踏舞也是基本步來回比劃一下，工夫並不太高，如今也只有中國文化學院舞蹈專修科算是正式教踢踏舞。此舞跳的人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運動量較高，練舞時要有跑二百至八百公尺的體力，還要有反應快的頭腦和神經控制，否則練時不但會發現力不從心，更有腿不從心，肌肉不從心之感。有人說：「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

句話似有商榷的必要，發達四肢的運動和調劑以及多方面的接觸能使腦筋在單方面的疲勞中獲得休息，進而反應快，思想敏銳，頭腦必不簡單。跳踢踏舞是需要神經和肌肉配合的，練好了，常跳，可以保險過了四十歲肚子不凸出來，而且踢踏舞至少可以跳到五十歲，諸位看官見過五十歲的田徑健將嗎？美國踢踏舞聖「佛烈亞斯德」年屆花甲，仍然身手矯健不減當年，所以跳踢踏舞不僅能有適當的運動量，同時促進身體各部門的平衡，因此我奉勸諸位，不一定是跳踢，舞，最好在步出大學之門以前，好好抓住一種長久性的運動，網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太極拳也好，練到七成火候，便像是現在作運動投資，可使將來少吃些藥，少打些針、何樂而不為？此席話不是我編的，是踢踏舞老師傳授的，謹借時空篇幅奉贈諸位，不收分文。

只要在鞋底上釘上兩塊鋁板，已經是跳踢踏舞的全部道具了。跳得熟時，管他三步四步，慢的快的全跟得上。我學踢踏舞是在七月中旬開始，是最熱的天氣，也有最熱的興趣。當練成一種步子時，興趣是不會隨體力消滅的，剛開始最無味的階段便是學基本步，像走路跑步一樣，那裏有電影上「金凱利」那副逍遙的樣子？同時一身臭汗，多練兩種步子便要了老命、腿累、身子累、腦子為了想如何控制肌肉，下面一節怎麼變化，更累，一小時下來，上體育課賽球也從來沒有這麼「虛」過；一開始是小腿酸，因為從頭到尾都是腳跟離地的，腳跟若要着地便是打一嚮，因此練得過火有抽筋的危險，還好我沒有嚐過這種滋味；跟着是臀部酸，最後是全身酸。跳了踢踏舞，交際舞真嫌不過癮，Why not？太慢也！像慢三步四步跳了一半，真怕睡了。（蓋的！蓋的！）初學此舞難在移動重心，重心移不到那隻腳上，這隻腳休想拔得起來，所以一開始的基本步多是做移動重心的訓練，重心可以自由移動了，便身輕似燕。接着學會飛躍步，掃步，旋轉步，踢踏步之後，三拍可打到五音至九音，此時興趣更不容易減低了，因為許多花招可以自己變，所謂進入狀況是也！聽了音樂就可以跳，上下樓梯也可發出的達之聲，饒有趣味；不過踢踏舞並不是只要聲音多，因為任何人雙腳亂踏也可發出許多聲音來，踢踏舞要的是韻律和節奏；再則講求姿勢，跳舞不能眼睛望着腳，腿也要伸直，上身動作的配合更難，不過以自然為主，許多招式看看簡單，親身體會時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看人家怎麼跳，若能依樣畫葫蘆，便是高「腳」了。總而言之，踢踏舞跳熟了，那裏都可以發出聲嚮，最後連走



四月暑假有得？

—陳順強—

看官，別以為在下的得失之心甚重，整日患得患失。我這個「得」可不比「讀訓心得」式「心得報告」之「得」；却是糊塗而得，傻人傻得之「得」。所以筆之於後，也不過是「野人獻曝」一弗敢專也。

話說六月二十七日下午，考完軍訓，興沖沖地提著旅行包踏上南下的火車，於夜晚十一點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菜園草房」，當夜，躺在能作「重」阻尼運動的陳年老牀上。在北部的生活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久久未能入睡。朦朧中彷彿坐上了噴射機直飛金元王國——不亦「快」哉！

一放假真等於一交跌進了大海——一身是「鹹」（閒）。再說睡覺，要是想睡不能睡才覺可貴，整天由你睡，倒也不珍惜了。何況睡多了，頭暈眼花上火下瀉一起來，那就沒趣了。回家一看，赫然院中癩蛤蟆與青蛙大增，遍地皆是。夜晚蛙叫蟲鳴不絕於耳，與人嘯車吼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想起從前釣青蛙、灌小蟲、打蜂窩的「兒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回高雄市一看，嘿！也進步了，在體育場前面增加一段六線的路面，而且有了一條「斑馬線」——都市中人命唯一尚受重視的地方。只是少了盡一亮一滅的黃燈。「公用電話」也改裝成先投幣，再撥號了——沒錢，別碰！

記得去年新生訓練的時候，系主任灌輸給我們的第一個「物理觀念」！洋人有銅板，我們只有銅板，所以一切儀器，實驗都由銅板做起。同時我深深感覺到我們這一批將是台大由「國立臺灣大學」進化到「國立臺灣女子大學」末幾代的「遺老」了。這如同由「之乎者也」演進到「的了呢嗎」一樣，是時代潮流。

幹我們這「玩物喪志」的第三百六十一行是最沒出息的了，尤其在二十世紀的工業社會。他從來沒被人瞧得起過，甚且此行的從業者被目為與眾不同的化外之民。也從未被人羨慕過。成名的科學家更從不會受少男少女們瘋狂的崇拜。他經過二十多年的寒窗，不敢保證「生活」。未「顯達」的比其他行業慘；成名的也不比其他行優越——不論就那

方面說。而且還整日在放射性、加速的粒子、強勁的磁場、高壓電流……的威脅下。迫不得已，只有自嘲的說是為了「興趣」。何況不論成名與否，畢生與失敗為伍，始終在「挑戰」（Challege）和「批評」（Criticize）的威脅下。但二十世紀所以為二十世紀，正不知有幾許默默工作為了一分代價付出十分血汗的人。要不是些當時被一般人視為「怪物」的老前輩們默默的苦幹，今日人類也許仍安於茹毛飲血而不自知。也難怪，科學家們搞出來的東西常是一般人看也看不懂，摸也摸不到。更無法想像的，就是在當時不啻為「奇技淫巧」，與日常生活無關，與「國計民生」無補。要說「光速是不變的」能獲得專利局的專利的話，那真太荒誕無稽了。因為那對我們日常吃飯、睡覺、打彈子全不相干。遠不如「末端裝上橡皮的鉛筆」或迴紋針用途大啊！所以發明後兩者的均以此發了大財。後進的小老弟妹們，得無慎擇乎！

據說以前清大校長梅貽琦曾集中國人慣用的口頭禪，編成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恐怕不見得。然而個人應以為，但是我們不敢說。」這四句話骨子裏不外是「差不多」精神，可是我們物理的兩大礎石：Approximation和Idealization，即「估計」和「理想化」，與「差不多」不過過一體兩面，不謀而合。如何又能說中國人不具科學精神呢？

好不容易捱到七月二十日，成績發表了。記得以前有句四喜詩：「久旱逢甘霖——幾滴，他鄉遇故知——啞吧；洞房花燭夜——隔壁，金榜題名時——陪拔。」如今可再勉強湊上一句：苦等見榜出一紅字」。

一日，一位老同學，考古系，登門拜訪，想探討一下考古學在物理學上的應用價值。我正欲鼓起三A（Angstrom）不爛之舌蓋他之際，他却先開口了：

「喂！你們『無理』系到底講不講理？」

「不講理幹什麼？」

「講什麼理？」

「什麼理都講。」

路步子似乎也輕起來，那時真會慶幸自己學了踢踏舞，無論如何，到了五十歲仍有苗條的身段，充沛的體力，沒有高血壓，那時如果一家子都會跳，景象一定不錯吧！

看過「真善美」、「七對佳偶」的人多被其中優美的音樂舞蹈和充滿了的愛所感染，諸君在「K」之餘，何妨自己也多創造些美和使生活韻律化呢？